

致充滿思考的香港

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殖民香港”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閻小駿

2017年12月22日

各位學界同仁、各位同學、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話大概是說超越塵世的神掌握的乃是絕對真理，而身而為人，我們只能從我們有限的視野和有限的邏輯中得到對於世界的相對認知。因此，米蘭·昆德拉說，“為什麼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呢？因為人們愈思索，真理離他愈遠。人們愈思索，人與人之間的思想距離就愈遠。因為人從來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樣。當人們從中世紀邁入現代社會的門檻，他終於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訶德左思右想，他的僕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們不但未曾看透世界，連自身都無法看清。”這也仿佛正如哲學家叔本華曾寫道得那樣，“每個人都把自己視野的極限當作世界的極限。”

即便人類的智慧或許如此有限，作為學者，我仍然以思考為榮耀，也欣賞一切喜歡思考的人。因為思考，是我們對世界真相的探索，是對現實的回應，是對未來的追問，也是對生命意義的探詢。思考有其局限，任何人更不可能“拉扯自己的頭髮便離開地球”；但思考本身賦予我們作為人的生命意義，也承載我們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

剛才已經演講的各位學界同仁，雖然之前未曾謀面，但他們發表的文字和出版的著述，我可以說是每篇必讀，亦可謂文字相交久矣。因此，我要特別感謝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邀請，使我能夠與這麼多曾每天一同思考的老師、同學和朋友們見面，直面我們共同的關注，共同思考這個城市的前世今身、現在與未來。

思考香港的過去，殖民主義當然是無法繞過的篇章。卡爾·馬克思在1853年論述英國殖民主義對印度的統治時曾寫道：“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馬克思對於殖民主義的破壞性給印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給予了嚴厲譴責，但另一方面亦對殖民主義所生發出來的第二種促進作用給予科學的肯定，認為是“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這反映了馬克思科學的歷史觀和他的智慧所在。

一百多年的殖民主義統治，同樣為香港這座東方都會帶來複雜而多面的遺產。在2014年佔中運動結束後，我也曾和大家一道深刻反思。在《香港治與亂：2047年的政治想像》一書中，我寫道，“在理解和處理香港政治困局的過程中，如果不承認甚至無視香港社會的集體心理和共同記憶的存在，將會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實際上，1997年以來香港政治中曾引發社會爭論和分裂的主要議題，無不與香港社會複雜的集體心理圖景之間存在著重要關聯，為政者不能不察”。這是思考的結果。

一個多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造成的歷史因緣遠非我們今天短短十幾分鐘內便可以說清。這一百年多年間，香港和祖國內地都

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歷史變遷：既有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式的大發展、也包括如1989年六四事件那樣的政治風波和曲折；國家和民族近代以來複雜多線索的歷史事件和歷史過程不可能不對香港社會的集體心理產生塑造作用，也不可能不孕育出香港特有的政治和社會話語。這些特有的集體心理，是數代香港人共同思考的結晶，是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基石，是香港人之所以成為香港人的基石，是香港管治過程中必須要首先思考的前提因素，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歷史真實。

《詩經·大雅·蕩》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要思考“一國兩制”的將來，最重要莫過於思考彼此的初心。“一國兩制”的初心：是旨在推進國家的統一大業，釋放近代中國歷史的沈重包袱；同時，也是旨在保證一個繁榮穩定、具有異質文明的香港在回歸後繼續為國家改革開放的事業做出特殊貢獻。從更深刻的制度層面講，“一國兩制”的事業也考驗中國共產黨對具有與中國主體不同的經濟社會制度的地方進行治理的能力，因此它也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創新和與時代並進的重要領域。“一國兩制”的實踐，本身就是一個逐步思考、逐步深入、逐步糾錯的過程。在這樣一個充滿動感、活力和碰撞的過程中，我想，也唯有大家不忘記初心，不忘記使命，一起思考、相互砥礪，才可能共同使這艘航船渡過險灘惡水、抵達美好的遠方。

米蘭·昆德拉說，“人永遠都無法知道自己該要什麼，因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檢驗哪種抉擇是好的，因為不存在任何比較。一切都是馬上經歷，僅此一次，不能準備”。回顧香港的過去，思考香港的現在，展望香港的未來，我想我們也是如此在同船渡過一條不可能重複的河流。在越過每一個未知的水域前，我們首先要思考

的是：香港從哪裡來？香港要往何處去？香港與國家的聯繫是否可以割捨？而我們需要怎樣的香港？

扎西拉姆·多多是個廣東女孩。她是位虔誠的佛教徒。現追隨十七世噶瑪巴大寶法王在印度菩提伽耶修行。每當思考香港與祖國內地關係時，我總是不由自主想起她曾寫過的一首“網紅”詩，叫做《班紮古魯白瑪的沈默》。也許是巧合，這首詩似乎隱約符合不少人對於香港與國家之間豐富而多面關係所感知的意象。所以，請允許我用這首詩中的一段來結束今天的發言：

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裡，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裡，不來不去。

你愛，或者不愛我，愛就在那裡，不增不減。

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裏，不舍不棄。

謝謝各位。